

默 錢氏私誌
經筵玉音問答

王文正公筆錄
辯誣筆錄
梁谿漫志附錄



Z121

1

13891 默

60347

記

王
銓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知不足齋叢書學海
類編古今說海歷代
小史皆收有此書說
海歷代較先僅有十
四事知不足雖後而
有九十七事故據以
影印

默

記

默記

穎人 王銍 性之

藝祖仕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
正陽攻壽陽劉仁瞻未下而藝祖分兵取滁州距壽州
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
西湖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景據一方國力全
盛開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
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
與暉過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

城下令翼日再出太祖兵再聚於關下且虞暉兵再至
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
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
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
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爲與己如何曰非其敵也學究
曰然彼之兵勢與己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
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已敗畏其兵出所以問計於
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乘勝而出我師絕
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

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湖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旣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衆浮西湖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令誓師夜出小路亟行三軍跨馬浮西湖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旣入暉始聞之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

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既主帥被擒城中咸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其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必斬梟用暉頭者此特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篋中金瘡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

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瘡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
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
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纔一水隔耳
旣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援則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
盡得淮南無復障塞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
李景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
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爲神武者暉亦非常
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
而殿曰端命者太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

此而始故號端命蓋我宋之咸鎬豐沛也其趙學究卽韓王普也實與太祖交於滁州引爲上介辟爲歸德軍節度使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卒爲宗臣比跡於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謂之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況朴之得君哉所以世宗纔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嘯感且君皇歎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元

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曰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而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大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歸而崩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

之盛兆豈偶然哉陸子履爲先子言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卽衣白襪乘轎子出居天清寺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藝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卽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 王也顧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卽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搯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耶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卽命追還以其一人賜美美卽收之以爲子而藝祖後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

案王鞏隨手雜錄云名惟吉

每供三

代惟以美爲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
名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爲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爲名
帥其英明有自云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
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
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
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
云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
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遙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

頃聞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李主遽下塔引其
手以上鉉告辭賓主之禮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
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
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乃有旨再對詢後主何
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
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因
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
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
云

先子言錢俶所以子孫貴盛蕃衍者不特納土之功使一方無兵火之厄蓋有社稷大勳雖其子孫莫知之也從太宗平太原旣擒劉繼元以歸又秀取幽燕幽燕震恐旣迎大駕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師以平晉不賞又使之平幽遂軍變太宗與所親厚夜遁時俶掌後軍有來報御寨已起者凡斬六人度大駕已出燕京境上乃按後軍徐行故鑿輅得脫不然後軍與前軍合又敵覺之則殆矣蓋一夜達旦大駕行三百里乃脫皆俶之功也

世傳王迥遇女仙周瑤英事或言非實託寓而爲之爾是誠不然當斯時盛傳天下禁中亦知是時皇儲屢天晏元獻爲相一日遣人請召迥之父郎官王璐至私第款密久之王璐不測其意忽問曰賢郎與神仙游其名在帝所果否王璐驚惶不知所對徐曰此子心疾爲妖鬼所憑爲家中之害所不勝言晏曰無深諱不知每與賢郎言未來之事有驗否王璐對曰閒有後驗而未嘗問也晏曰此上旨也上令殊呼郎中密託令似以皇子屢天深軫上心試於帝所問早晚之期與後來皇子

還得定否王璐曰不敢辭後數日來云密言謾令小子問之小子言其人親到九天見主典簿籍者言聖上若以族從爲嗣卽聖祚綿久未見誕育之期也雖其言若此願相公勿以爲信以保家族晏公默然其後聞所奏者亦不敢盡言富鄭公乃晏堦也富公爲宰相皇子猶未降故與文潞公劉丞相王文忠首進建儲之議蓋本諸此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觀察使致仕待溥甚嚴不以其貴少假借每賓

客至溥猶立侍左右賓客不自安引去國史言之詳矣
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爾一日居
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
何人呼我荅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
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
又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
瞽者笑曰更向上荅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
荅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
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閒莫有疾病否曰竝無固問之其